

近世日本關帝信仰初探

吳偉明

摘要

關帝信仰在明清以降隨《三國演義》的流行而大盛，而且還傳播至域外，鄰近的琉球及日本均受其影響。近世日本（德川或江戶時代，1603–1868）的關帝信仰與中國迥然不同，其發展有四大特色：第一，近世是日本關帝信仰的成長期，仍未完全成熟及獨立。第二，關帝信仰對德川文藝產生頗大衝擊，對漢詩、人物畫及舞臺的影響尤為明顯。第三，關帝信仰呈現本地化，融入日本的祭祀及風俗。第四，關帝信仰在民間影響不及中國，信奉者以日本知識階層及華裔為主，在民間未算十分普及。本研究以德川文獻為基礎，嘗試探討關帝信仰在近世日本的發展與特色，以及其對本土宗教及文化的衝擊。它有助了解中國文化如何在日本經過本地化的洗禮及日人如何運用中國元素建立並豐富自己的文化。

關鍵詞：關帝信仰、關羽形象、近世日本、在地化

吳偉明，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專攻日本易學史、德川思想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學術專書有《東亞易學史論：周易在日韓越琉的傳播與影響》（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德川日本的中國想像：傳說、儒典及詞彙的在地化詮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日本流行文化與香港：歷史、在地消費、文化想像與互動》（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及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一、前言

關羽(162?-220, 字雲長)為三國著名武將, 死後受到後世敬仰, 甚至被神格化。北宋哲宗紹聖三年(1096), 荊州玉泉山關帝祠獲朝廷賜名顯烈廟。¹ 自此, 關帝崇拜發展成流行的民間信仰, 同時受到官方及民間的祭祀。明清以降, 關帝信仰隨長篇章回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的流行而更盛。關羽信仰揉合儒道佛三教, 他被官方封為「關聖帝君」(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及「武聖人」(清順治九年[1652])。² 民間佛教徒則稱他為「伽藍菩薩」。³ 關帝同時兼文、武、財的神德, 被不同行業的人拜祭。關帝信仰在明清時期不但在中國本土大熱, 甚至傳播至域外, 鄰近的日本、越南、韓國及琉球均受其影響。⁴ 近世是關帝信仰在日本的成長期, 發展出與中國迥然不同的關帝文化。本研究以德川文獻為基礎, 嘗試探討關帝信仰在德川日本(1603-1868)的發展與特色, 以及其對本土宗教及文化的衝擊。它有助了解中國文化如何在日本經過在地化洗禮及日本人如何運用中國元素建立並豐富自己的文化。

二、中世日本的關羽信仰

作為正史的《三國志》(289)在八世紀傳至日本, 但影響力不大。日本人對中國三國的興趣及認識主要來自日本中世南北朝時代(1336-1392)傳入的《三國演義》。早期對關羽感興趣者多是熟讀漢籍的中世禪僧。元朝渡日禪僧清拙正澄(1274-1339)在〈關大王贊〉中介紹關

¹ 參泉州市區民間信仰研究會：《關岳文化與民間信仰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頁356。

² 參蕭登福：〈關帝與佛教伽藍神之關係，兼論關帝神格屬性應歸於道而非佛〉，《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20期(2013年12月)，頁65-84；《關岳文化與民間信仰研究》，頁140；蔡東洲、文廷海：《關羽崇拜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174。

³ 隋朝開皇十四年(594)，天台宗開山僧智者大師(智顛，538-587)授關羽菩薩戒，關羽成護法伽藍。參《關岳文化與民間信仰研究》，頁394。

⁴ 參阮玉詩：〈越南文化中的關公研究〉，《文學新論》，第19期(2014年6月)，頁61-84；李成煥：〈韓國朝鮮中期的關帝信仰〉，《道教學探索》，第4期(1991年10月)，頁466-477。

羽為佛教護法之說：「蜀帝熊虎之將，義勇武安之王。受智者大師戒法，護普庵古佛道場。」⁵ 中世禪僧對關羽有相當認識，對其大刀及斬顏良的故事特別感興趣。⁶

不過，日本的中世僧人仍未祭祀關羽，最早祭祀關羽的是一些武將及華商。室町幕府初代將軍足利尊氏（1305–1358）奉關羽為忠君重義的軍神。相傳尊氏曾夢見關羽，然後託人在元朝製造貼上金箔的關羽木像，帶回日本，安奉在京都大興寺。⁷ 關羽木像有「南宋武幹謹書」，其造型古雅，但非紅面美髯的形象。關羽像兩旁是長子關平（?-220，關羽長子，在《三國演義》中為養子）及次子關興（?-234）像，而非關平及副將周倉（傳說中的關羽助手）像，可見當時仍未受《三國演義》的顯著影響。⁸ 明朝恕中無愠禪師（1309–1386）記曰：「京都將軍之世，遣使唐土求關帝像，從唐土得其像後，放京極芝藥師，一名大興寺。」⁹ 此外，有傳尊氏對南軍作戰時，關羽曾顯靈相助。臨濟宗僧蘭坡景菴（1417–1501）在《雪樵獨唱集》記曰：「與南軍交鋒，傍有一英雄提長刀為先驅。怪而問之，則曰：『蜀將關羽也。』不幾，南人敗績矣。」¹⁰ 亦有傳尊氏在良濱之役（1336）與南軍交戰時，曾在陣中拜關羽畫像。於同年戰勝後，他返京作畫《甲冑之影》，其造型仿關羽，提大刀、騎駿馬。其實這種關羽顯聖的傳說在中國早已經存在，日本可能受其啟發。¹¹ 室町僧雲泉太極（1421-?）在《碧山日錄》（1461）中亦記載關羽顯靈信佛，助宋抗元的故事。¹² 其文曰：

⁵ 收錄在藍吉富編：《禪宗全書：雜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219。

⁶ 參長尾直茂：〈中世禪林における關羽故事の受容〉，《漢文學解釈与研究》，5號（2002年12月），頁29–56。

⁷ 參日本隨筆大成刊行會編：《日本圖會全集》，卷八（東京：吉川弘文館，1929），頁33。

⁸ 以關平及關興為關羽的脇侍，應受元刊《搜神廣記》的影響。參二階堂善弘：〈關帝信仰と周倉〉，《関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47號（2014年4月），頁80–81。

⁹ 參瀧澤馬琴：《燕石雜誌》，收錄於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2期（東京：吉川弘文館，1975），頁534。

¹⁰ 收錄在玉村竹二：《五山文學新集》，卷五（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頁3。

¹¹ 長尾直茂：〈中世禪林における關羽故事の受容〉，頁29–64。

¹² 參田中尚子：〈關羽顯聖譚の受容—『碧山日錄』を端緒として〉，《國語と國文學》，82號（2005年9月），頁40–52。

一時，蒙古之主大元皇帝出兵，與那安主諍國相攻，九十餘戰也。帝師失謀敗績。於時有一將軍，赤面黑眉，騎白馬，攜鏹刀，交鋒相戰，遂獲那安王頭。帝問士卒，曰：「赤面將軍誰哉？」軍中靡知焉。或曰：「是南方所歸敬關王神乎？知以帝有正直慈仁而求救乎？」¹³

根據明朝鄭舜功的《日本一鑑》(1555)及鄭若曾(1503–1570)的《日本圖纂》(1561)，中世後期的明朝武裝商人領袖王直(?–1559)及其幫人在長崎五島建關王祠。至於關王祠所在，可能在唐人町明人堂媽祖廟之內。《日本一鑑》記曰：「義勇武安王祠，在五島，祀漢關羽也。」¹⁴可見該廟沿用中國常用的「義勇武安王祠」之名。《日本圖纂》在地圖上標明了關王祠的位置。湖南文山在《通俗三國志或問》(1689)裏引朝鮮大臣柳成龍(1542–1607)的〈記關王廟〉，講述關羽曾於文祿慶長之役(1592–1598)顯靈，助明及朝鮮擊退日軍。¹⁵

三、近世琉球的關帝信仰

近世的關帝信仰隨華商及漢籍流傳於中國周邊國家。《通俗三國志或問》記曰：

蠻夷之國備受仰導而傳世。吾日本稱之為軍神，將軍塚埋關羽像。吾遇異域之人，亦問關王之事。安南、琉球、女真、朝鮮、呂宋、暹羅之諸國悉建廟宇拜祭，凡事祈禱，稱之「關爺爺」，所乘之船皆放其像。¹⁶

¹³ 《碧山日錄》，卷三，收錄在近藤瓶城編：《史籍集覽》(東京：近藤出版部，1902)，第25冊，頁231。

¹⁴ 轉載自《漢文學研究》，第10卷(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漢文學研究會，1962)，頁84。

¹⁵ 這大概受柳診(1582–1635)所作朝鮮小說《壬辰錄》的影響。該書記載日本征韓大將加藤清正(1562–1611)在朝鮮半島作戰時，關羽顯靈助朝鮮軍，把清正擊退。《壬辰錄》記曰：「忽然靈風大起，神雲四合。有一員大將，面如赤棗，丹鳳目，三角鬚，乘赤兔馬空中殺伐。倭兵惶怯昏倒，自斃不起，一陣皆死。」轉載自韋旭升：《抗倭演義(壬辰錄)研究》(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90)，頁147。

¹⁶ 譯自湖南文山：《繪本通俗三國志》，卷一(東京：同益出版社，1883)，頁4。

十七世紀，關帝信仰在琉球正式展開。1683年，清朝派汪揖（1626–1679）出使琉球，他發現當地無關帝廟，遂勸琉球尚貞王（1646–1709）引進關帝像。1690年，尚貞王派使臣朝貢清廷時，請賜關羽、關平、周倉三人木像。¹⁷ 次年，使臣們將木像帶回琉球，安奉於那霸久米村的上天妃廟（又名媽祖廟，1561年建），作為護國神，加以祭祀。琉球三大官史之一的《球陽記事》記曰：

創建關帝王神像。康熙癸亥，冊封勅使汪揖、林麟焄。惜乎本國無供帝王，竟以創建帝王廟之意，深以許願。乃捐白銀伍十兩，請乞創建此像。至庚午年，王令貢使能塑關帝王、關平、周倉聖像。明年之夏，奉此神像而回來。即上天妃廟內，另築一壇，奉安其像，以致聖誕及春秋之祭禮，永為護國伏魔之神焉。¹⁸

1716年，琉球尚敬王（1700–1751）建關帝廟，命儒臣程順則（1663–1735）作《琉球國創建關帝廟記》，立碑於廟，以提倡君臣之義：「祝帝之意果何為也者？不知帝之正氣可以塞天地，帝之大義可以貫古今。能使後之為臣子者，靡不知有君父焉？」¹⁹ 有關琉球關帝廟的成立，民間宗教家大江文坡（？–1790）的《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靈應篇》（1791）記載如下：

《中山詩文集》謂，皇清康熙五十五年夏五月，琉球王中山王尊敬關帝真君，建神廟以祭之，嚴肅莊重之至。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健兒牧豎 [筆者按：軍人及牧人]，莫不恭敬有加。中山王命紫金大夫程順則撰《關帝廟記》，並立碑。²⁰

¹⁷ 依清人做法，關羽的左右侍從為關平及周倉，他們分別持青龍刀及漢壽亭侯印。這種三人組合受了佛教「脅侍」的影響。佛陀兩旁是阿難及迦葉。參方廣錫：《佛教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369。

¹⁸ 鄭秉哲、蔡溫等編：《球陽記事》，卷八，〈尚貞王之二〉（日本內閣文庫藏本），<https://zh.wikisource.org/wiki/球陽記事/卷之八>

¹⁹ 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十五，〈藝文〉（臺北：華文書局，1968），頁629。

²⁰ 譯自〈琉球國王感伏靈應〉，大江文坡：《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靈應篇》（大阪：名倉又兵衛，1791），Hathi Trust Digital Library (100603274)。

程順則謂琉球本已有孔廟，今建關帝廟，足見其信仰已由華夏傳至海外。他在《琉球國創建關帝廟記》裏寫道：

由此觀之，中朝以帝為聖，其尊帝可謂至矣。茲琉球國已建孔子廟，而獨於帝缺其祀典。豈帝之聲名止洋溢於中夏，而不能遠播於海外歟？予謂不然。²¹

然而，近世琉球的關帝信仰又與媽祖廟關係密切，依附在媽祖廟下成長，獨立性不高。關帝廟及龍王殿都設於上天妃宮（即媽祖廟）內，近世關帝廟曾在原地改建。²² 琉球的中國移民及商人主祭孔子及媽祖，旁祭關帝、龍王及天尊，目的是祈求海上平安。

四、近世長崎的關帝信仰

中國商人聚居的長崎是近世日本關帝信仰的中心，長崎的唐寺基本上均有祀關帝。長崎畫師磯野信春（?-1857）在《長崎土產》（1847）記：「關帝乃蜀漢之關羽，字雲長。元明以來代代尊奉，州縣皆有其祠廟，普受祭祀，稱關聖帝君，唐三寺〔筆者按：即興福寺、福濟寺及崇福寺〕皆奉祀。」²³ 跟琉球相似，長崎的關帝像亦大多依附於媽祖廟，獨立性有限。德川初期，唐人在長崎建四大唐寺，主祭媽祖，旁祭關帝。1623年，長崎三江幫建興福寺，在其媽祖堂旁祭關帝。1628年，泉漳幫建福濟寺，主祭媽祖，旁祭關帝及觀音。其觀音堂（青蓮堂）主祭觀音，旁祭天后及關帝，堂內有關帝、赤兔馬、關平及周倉像。1629年，福州幫建崇福寺，旁祭觀音及關帝。寺內有關帝堂，中央為關帝像，兩旁分別是關平像及周倉像。²⁴ 1678年，廣東幫

²¹ 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十五，〈藝文〉，頁628。

²² 高橋康夫：〈古琉球期那覇の三つの天妃宮〉，《沖繩文化研究》，36號（2010年3月），頁49-99。

²³ 譯自磯野信春：《長崎土產》（長崎：大和屋由平壽櫻，1847），頁38，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版（請求記號：特1-1828）。

²⁴ 荷商館醫官德國科學家西博爾德（Heinrich von Siebold，1796-1866）曾參觀崇福寺關帝堂，而且留下繪圖。不過其圖中的周倉像跟現存崇福寺的周倉像不同，一些日本學者因此懷疑他是否混淆了崇福寺和聖福寺。

立聖福寺，在其觀音堂祭觀音、媽祖及關帝，還有關平及周倉像。自1734年起，聖福寺依明清習俗，每年農曆五月十三日賀關帝誕，祈求海上安全，該神誕自此成為長崎華人的一大盛事。²⁵ 關帝誕的儀式包括上香、獻祭品、舞獅及僧人背誦《關聖帝君覺世真經》。²⁶ 儀式雖在佛寺舉行，但容許信徒們在拜祭後，享用肉祭品。1784年，關帝誕改為一年兩祭，除五月十三日外，還加上一月十三日。除關帝誕外，聖福寺亦在五月十三日同時舉行關平太子誕。²⁷ 1736年，唐人屋敷建天后堂，主祭媽祖，旁祭關帝及觀音。

唐船抵岸後，唐商赴唐寺拜祭是慣例，例如來自浙江的唐船豐利號一行在1852年入長崎，在五月十三日，「先在館內關帝聖殿拈香畢，至公堂同兩在留總管往梅崎下船，到聖福寺拈香，乃年例關帝誕也」。²⁸ 唐商一般將神佛道的木像安奉船上，在長崎上岸後，他們將神像暫放唐寺，返航時，才將神像請回船上，再帶回國。

關帝善書在近世日本已相當流行。長崎大通事俞直俊(1681–1731)刊《關帝君遺訓》，內容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相近。大江文坡是關帝信仰的支持者，其《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靈應篇》(1791)不但是《關聖帝君覺世真經》的日文註釋書，還提供了一些中日關帝信仰的重要史料。²⁹ 此外，關帝靈籤亦於近世傳入日本。³⁰ 《關帝靈籤御大全》於1725年在日本刊行，俞直俊作跋曰：「延慶住持僧聞俊歷代尊崇，朝夕禮拜，疊蒙感應，特從海舶寄崎。博廣威靈，因付剞劂，公於海外。享保九年菊月，崎陽弟子俞直俊拜識。」³¹ 長崎隨筆家山崎美成

²⁵ 參長崎市編：《長崎市史・地誌編仏寺部・下》(長崎：長崎市役所，1923)，頁526。長崎四大唐寺均於農曆五月十三日祭關帝，其中以聖福寺規模最大。

²⁶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1668)為中國民間最流行的勸善書之一，全文只有647字，託稱是關羽降筆的教誨。1730年，日本再版此書。人們相信，背誦它可致富除病。

²⁷ 根據清朝道教書籍《關聖太子寶誥》，關平生於五月十三日。

²⁸ 陳吉人：〈豐利船日記備查〉，松浦章編，馮哲譯：《中國商船的航海日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頁262。

²⁹ 南里みち子：〈大江文坡の関帝信仰〉，《学士会報》，831號(2001年4月)，頁144–149。

³⁰ 關帝靈籤共百籤，有託稱出於北宋文豪蘇東坡(1037–1101)的解說，自宋以後流行。

³¹ 《關帝覺世真經本證訓案闡化編》，卷三(北京：會文齋刻字鋪，1845)，頁10。

(1796–1856) 在《三養雜記》(1840) 中有〈關帝籤〉一文，謂關帝靈籤十分靈驗，日本信者亦眾。美成本人抽得大吉之八十五籤。³²

五、近世日本各地的關帝信仰

近世九州、關東及近畿均見關帝崇拜的身影，黃檗宗佛寺成為關帝信仰的重鎮。九州小倉小笠原藩福聚寺安奉關帝畫，由清渡日僧范道生(1637–1670)所畫，附渡日僧長崎福濟寺主持木庵性瑠禪師(1611–1684)的贊詩：「傑出桃園復漢天，光輝日月片心懸。精忠萬古無倫匹，密護法門金石堅。」³³ 畫中的關羽手持念珠，顯示他已皈依佛教；詩中強調其伽藍神的身分。1675年，福岡黃檗宗千眼寺亦安置由中國佛工龍潤和尚所造的中國風「關聖大帝菩薩」木造座像。1764年，大阪黃檗宗清壽院(俗稱南京寺)設關帝廟，採中式建築，關帝像由大肩和尚從中國請來，由大成和尚(?–1797)出任關帝廟主持。京都大興寺(亦稱芝藥師堂)收藏一尊由足利尊氏獻上的日本最古關羽像。京都學者大島武好(1633–1704)在《山城名勝誌》(1705)裏記載，足利尊氏奉關羽為戰神，命其子女敬拜從元朝請來的關羽像，以求在戰場上百戰百勝。該像在德川時代仍被供奉於大興寺，受人祭祀，其旁置關帝籤。³⁴

來自中國的東皋心越禪師(1639–1695)將關羽信仰帶去了關東，其母自稱是關羽後人。《東皋心越禪師傳》云：「父名未詳，母陳氏。自謂乃三國關羽之後裔，傳承鋪印，謂係關羽之古章也。師東渡時亦攜此印，現仍存於水戶祇園寺。」³⁵ 藤貞幹(1732–1797)在《好古日錄》(1797)認為，此印可能本屬元朝某關帝廟：「有云僧心越攜來關羽之印，今藏水戶之一佛刹。印有四文字，三字為蒙古字，一為花押。疑

³² 山崎美成：《三養雜記》(江戸：青雲堂，1840)，Hathi Trust Digital Library (100061712)。

³³ 轉載自長尾直茂：〈江戸時代の絵画における関羽像の確立〉，《漢文学解釈与研究》，2號(1999年11月)，頁56。

³⁴ 大島武好：《山城名勝誌》，卷十三下(京都：京都叢書刊行會，1915)，頁62–63。

³⁵ 高羅佩編：《明末義僧東皋禪師集刊》，卷一(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頁3。

是胡元之時所鑄關帝廟之印也。」³⁶ 心越還攜帶《關聖帝君覺世真經》赴日，並於1677年在日本翻印。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禮待心越禪師，他支持心越於1690年在天德寺(祇園寺)增設關帝堂。《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靈應篇》記曰：「心越和尚為關帝之末孫。明亡避亂，與朱舜水共開化，於水戶府壽昌山立祇園禪寺。其來朝時所持關羽金印，今存水戶府。」³⁷

明亡避難日本的儒者朱舜水(1600–1682)亦敬仰關羽，1664年，他在水戶藩曾表示：「關帝者，蜀漢大將，雲長諱羽，封漢壽亭侯。以正直公忠為神，尤顯於明朝。故薄海內外，無不尸祝。」³⁸ 1862年，有中國人將關帝像帶往橫濱，建祠安奉，1876年發展為關帝廟。淺草寺收藏有江戶時代的關羽繪馬。此外，關帝在江戶幕府亦有信徒。史書《明良帶錄》記幕府蘭醫桂川甫周(1751–1809)曾在六月十五日半年節時奏樂祭祀關帝。³⁹ 幕府高官松平定信(1759–1829)在二十五歲時曾繪關羽像。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1773–1841)於1795年為一關羽像作贊文。可見關帝崇拜已普及日本各地及知識分子階層，它在佛教界、學界及政界均有支持者，但一般商人及農民對關帝仍不太認識。

六、關羽與德川宗教

跟中國的情況相似，關羽在日本亦是佛教護法。⁴⁰《通俗三國志》謂：「唐土在門戶貼關羽像，驅惡鬼以護小兒。日本亦以他取惡魔。禪家

³⁶ 譯自藤貞幹：《好古日錄》，收錄在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卷十一(東京：吉川弘文館，1927)，頁516。

³⁷ 譯自〈漢壽亭侯金印之圖〉，《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靈應篇》，Hathi Trust Digital Library (100603274)。

³⁸ 轉載自長尾直茂：〈江戶時代の漢詩文に見る關羽像〉，《日本中国学会報》，51期(1991)，頁224。

³⁹ 參神宮司廳編：《古事類苑》，方技部十一，醫術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77)，頁839。

⁴⁰ 南宋成書的《佛祖統紀》(1269)謂關羽死後現身玉泉山，與普靜和尚談佛，並皈依佛門，成為佛教守護神。

以其為佛法守護神，稱之為護法關帝。」⁴¹ 很多關羽造像和畫像都出自黃檗宗的禪僧。⁴² 明末渡日的黃檗宗僧即非如一（1616–1671）將關羽看作佛寺的守護神，在〈關大王〉一文讚曰：「惟義不朽，山河共固。其心愈赤，日月竝明。挺身護國，衛道忘形，所以為聰明正直之伽藍神。」⁴³ 另一明末渡日的黃檗宗僧隱元隆琦（1592–1673）寫有四言詩〈關帝〉：「胸中唯漢，眼底獨劉。乾坤正氣，千古長流。三分功勳，已定何須。滿腹春秋，末後曾歸。普淨法門，猛將無儔。」⁴⁴ 鎌倉建長寺藏關羽圖，附隱元和尚贊。

關帝甚少出現於神社。江戶的岡山神社有祭「武安靈命」，此名即來自關羽。「武安」為關羽神名，他在元朝被稱為「義勇武安王」，道教則稱其為「武安尊王」。岡山藩初代藩主池田光政（1609–1682）敬仰關羽，於是後人將光政稱為「武安靈命」，祭於岡山神社。熊本藩畫師矢野良敬（1800–1858）的《關羽騎赤兔馬圖》於1849年被安奉在四國的金刀比羅宮。該神社還供奉趙雲、鍾馗及東方朔等中國人。此外，日本三大祭之一，大阪天滿宮的天神祭於祭典時會擺置逾兩米高、製造於德川時代的關羽歌舞伎木偶（御迎人形），這些木偶人形在元祿時期（1688–1704）已出現。⁴⁵ 日本三大祭之一的江戶神田祭亦有關羽的神輿，此祭始於德川初期。1856年，關帝信仰傳播到北海道的神社，畫師井上文昌的《關羽正裝圖》所繪的是關羽及其赤兔馬，被供奉於石狩辨天社，該神社由村山樞原及其家族主持。

整體而言，近世日本的關帝信仰以長崎唐寺及唐人為中心，與大部分日本人無關。它雖為部分佛寺及神社所包容，但並沒有與佛教及

⁴¹ 譯自梁蘊嫻：〈歌舞伎の世界における関羽の受容〉，《比較文学・文化論集》，28號（2011年3月），頁9。

⁴² 長尾直茂：〈江戸時代の漢詩文に見る關羽像〉，頁224。

⁴³ 即非如一：《即非禪師全錄》，卷九，轉載自長尾直茂：〈江戸時代の漢詩文に見る關羽像〉，頁225。伽藍神是佛寺守護神。明清以降，佛寺的伽藍神即是關羽的形象。

⁴⁴ 《隱元禪師語錄·續錄》，卷十八，收錄在隱元著，平久保章註：《隱元全集》（東京：開明書院，1979），卷十二，頁21。

⁴⁵ 德川時代御迎人形一共有四十四個，現存僅剩十六個，包括關羽、豐臣秀吉、真田幸村、源為朝、辨慶、素盞鳴尊、惠比壽等，關羽為其中唯一一位非日本人的御迎人形。

神道真正融合。關羽是佛寺守護神的說法並未被日本佛教界廣泛接受，關羽亦沒有被神道收編，沒有成為神道神祇。

七、關羽與德川文藝

關帝信仰對日本文學及舞臺均有影響，為漢詩、歌舞伎、浮世繪等提供了題材與靈感。德川時代出現過百被稱為「關羽詠」的漢詩文，數目可比肩明清的「詠關羽」。⁴⁶ 作者是來自不同儒學門派的學者，異口同聲地歌頌關羽的忠義及勇武，包括藤原惺窩(1561–1619)、林羅山(1583–1657)、中江藤樹(1608–1646)、林鶯峰(1618–1680)、伊藤仁齋(1627–1705)、貝原益軒(1630–1714)、佐藤直方(1650–1719)、淺見綱齋(1652–1711)、新井白石(1657–1725)、室鳩巢(1658–1734)、荻生徂徠(1666–1728)、伊藤東涯(1670–1736)、太宰春臺(1680–1747)、服部南郭(1683–1759)、三浦梅園(1723–1789)、中井竹山(1730–1804)、井上金蛾(1732–1784)、中井履軒(1732–1817)、皆川淇園(1734–1807)、大田錦城(1765–1825)、佐藤一齋(1772–1859)及賴山陽(1781–1832)等。⁴⁷ 小說家曲亭馬琴(1767–1848)亦作「關羽詠」。淺見綱齋收藏一大薙刀，以示其對楠木正長(1294–1336)及關羽的景仰。中井竹山因其生日與關羽相同，自稱「同關子」，其印章為「髯公同物」。

畫師中山高陽(1717–1780)的《畫譚鷄肋》(1775)謂：「關羽之像在唐山作鎮護，稱關帝菩薩及伏魔大帝。劇亦多用三國志之事。」⁴⁸ 歌舞伎《瑞樹太平記》(1735)及《閏月仁景清》(1737)均出現平安末武將平景清(?–1196)化身關羽的情節。⁴⁹ 《東山殿旭扇》(1742)、《役者和歌水》(1744)、《江戶容氣團十郎鼯鼠》(1790)出現的關羽均是無雙武將。在天保年間(1830–1844)上演的《歌舞伎十八番》之六為〈關羽〉(藤本斗文作，1737年初演)，劇中的關羽從關帝廟出來，

⁴⁶ 參關四平：《三國演義源流研究》(哈爾濱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頁155。

⁴⁷ 參長尾直茂：〈江戸時代の漢詩文に見る關羽像〉，頁237–239。

⁴⁸ 譯自梁蘊嫻：〈歌舞伎の世界における關羽の受容〉，頁8。

⁴⁹ 梁蘊嫻：〈歌舞伎の世界における關羽の受容〉，頁3–6。

唱：「漢之壽亭侯關羽，字雲長。今在日本顯靈，要抓奸佞邪惡之輩。」⁵⁰ 其實此關羽為平景清所扮。正跟源氏作戰的平景清在夢中成為關羽，大敗魏軍。《東山殿旭扇》的故事是室町七代將軍足利義政（1436–1490）為壞人迫害，身陷險境，最後得蜀將關羽挺身相助，揮其青龍刀斬殺壞人。

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5）的淨瑠璃《國性爺合戰》（1715）亦加入了關羽持青龍刀過五關的情節。竹田出雲（？–1747）的淨瑠璃《諸葛孔明鼎軍談》（1724）將整個三國故事分為五段搬上舞臺，主角是孔明及曹操，關羽只是配角。劇中情節多為自創，如關羽是曹操手下大將，曾殺親弟關良以向曹表明忠心，後來才轉投劉備。故事內容多虛構，甚至顯得荒唐，不過這正是德川舞臺的特色。⁵¹

明清是關羽圖創作的全盛期，日本亦受其影響。湯淺常山（1708–1781）在《文會雜記》（1786）中曾表示：「明人之畫多關羽，猶如日本之觀音或八幡大菩薩。」⁵² 近世日本出現不少關羽圖，其故事（如桃園結義、刮骨療毒、過五關斬六將）及形象（如美髯公、單鳳眼、青龍刀、龍戰袍、赤兔馬）均來自《三國演義》。⁵³ 畫家柳澤淇園（1703–1758）、櫻井雪館（1715–1790）、伊藤若冲（1716–1800）、曾我蕭白（1730–1781）、圓山應舉（1733–1795）、渡邊華山（1793–1841）、土方稻嶺（1741–1807）、片山楊谷（1760–1801）、狩野榮信（1775–1828）及浮世繪師鳥居清長（1752–1815）、葛飾應為、歌川豐國（1769–1825）、歌川國安（1794–1832）、歌川國芳（1798–1861）、豐原國周（1835–1900）均有作關羽圖。浮世繪師的作品明顯受歌舞伎的影響，這從鳥居清長為《通俗三國志》所作的插圖可見一斑。⁵⁴ 歌川國安的《三國志畫傳》（1830）更採用純日本風格。⁵⁵ 歌川國芳的三國浮

⁵⁰ 轉引自金文京：《三國演義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247。

⁵¹ 參金文京：《三國演義的世界》，頁246–247。若論荒唐，尚無超過通俗小說《風俗三國志》（惡失兵衛景筆作，1830），此作中的劉、關、張都變成好色之徒。

⁵² 譯自湯淺常山：《文會雜記》，收錄在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卷十四（東京：吉川弘文館，1974），頁274。

⁵³ 長尾直茂：〈江戸時代の絵画における関羽像の確立〉，頁101–136。

⁵⁴ 上田望：〈日本における「三國演義」の受容：前篇—翻訳と挿図を中心に〉，《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第9號（2006年3月），頁11–13。

⁵⁵ 同上註，頁29。

世繪有多張關羽圖，較著名的有《關羽過五關圖》(1855)，畫中的關羽貌似日本人所繪的達摩。一些江戶小說的關羽插圖亦有相近造型。葛飾戴斗二世(葛飾北齋弟子近藤文雄)的《繪本通俗三國志》有插圖逾四百幅，將關羽造型日本化，有些像日本武士。⁵⁶ 因此作的風行，關羽故事在日本變得家喻戶曉。⁵⁷ 除畫像外，關羽亦出現在根付(象牙或牛角微型雕刻)作品裏，例如德川後期的根付師琴流齋友胤曾創作關羽與張飛、關羽刮骨療毒等作品。

關羽成為威武的象徵。有趣的是，1853年黑船事件後，日本畫家作的美國海軍提督培理畫像中，有兩幅名叫《欽差全權国王使節》及《北亞墨利加洪和政治洲上官真像之写》(1854，作於橫濱)的畫像，畫中竟將培理畫成關羽的樣子，而且都是手執青龍刀。

八、近世日本關帝信仰的特色

在三國人物中，德川日人最敬仰的大概是諸葛亮(181–234)，而非關羽。⁵⁸ 不過關帝信仰不單純出於對歷史人物的敬仰，更是因為它在中國已是發展成熟的民間信仰。沒有這個歷史背景，關帝信仰在近世日本大概不會出現。它雖源自中國，但在近世日本發展出自己的特色，並帶來頗大影響。

第一，近世是日本關帝信仰的成長期，仍未完全成熟及獨立。它在十六世紀已經傳入，在德川時代隨中國商人、僧侶、移民及漢籍，在日本各地穩定發展。關帝在唐寺仍多附屬於媽祖或天后廟，在唐人社區的影響力不及媽祖。不過，近世的發展已為近代關帝信仰的高峰期及獨立期打好基礎。

第二，關帝信仰對德川文藝產生衝擊，在漢詩、畫像及舞臺中出現大量相關作品。德川一代歌頌關帝的漢詩數量可與清相比，關羽的

⁵⁶ 李福清(Boris Riftin)：《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臺北：漢忠文化，1997)，頁150–154。

⁵⁷ 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一些日本武將的造型是否受關羽影響，例如京都勸持院的加藤清正圖貌似關羽，留長鬚及提大刀。參邱嶺：《三國演義在日本》(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頁57。

⁵⁸ 井波律子：〈日本人と諸葛亮〉，《月刊しにか》，1994年4月號，頁62–67。

水墨畫及木像成為佛寺、儒者、商人及官吏的收藏，在歌舞伎及淨琉璃中都有與關羽相關的作品。這些文藝作品的形式及風格跟中國的關羽作品完全不同，可說是日本風格與中國題材的有趣結合。

第三，關帝信仰呈現本地化，關羽被納入日本民間祭祀及風俗。在日本三大祭中，有兩個都有關羽登場。關帝亦融入民間風俗，德川後期端午節的五月（武士）人形有關羽和鍾馗，關羽畫像中加入歌舞伎元素的現象也相當普遍。德川儒者及幕末志士亦透過歌頌關羽來鼓吹忠義，例如幕末志士吉田松陰（1830–1859）曾作詩讚許關羽，關羽遂成為了忠義與勇武的典範。

第四，關帝信仰在民間的影響不及中國。關帝在中國被奉為學問與生意之神，成為不少行業的職業神。近世日本的關帝信仰以華僑及華商為中心，目的是祈求海上平安。一般日本商人及農民不太認識關帝，他在近世日本沒有成為職業神或財神，因此未能普及為全民信仰。跟中國相似，一些日本佛教徒奉關羽為守護神。神道也沒有吸納關帝，他沒有成為神道神祇，近世文獻亦無出現本地垂跡的論述。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Guan-di Belief in Early Modern Japan

Benjamin Wai-ming Ng

Abstract

The Guan-di 關帝 belief became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follow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Sanguo yanyi* 三國演義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the Ming-Qing period. It had an impact on China's neighboring states, including Japan, Korea, Vietnam and the Ryukyu Kingdom. The Guan-di belief in early modern Japan (the Edo or Tokugawa period, 1603–1868)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Ming-Qing China in many different ways: First, the Guan-di belief experienced a period of formation and growth in early modern Japan, and was not yet fully developed or independent then. Second, it had an impact on Tokugawa art and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of *kanshi* 漢詩 (Chinese poetry), paintings and dramas. Third, it showed a high level of localization, and was incorporated into Japanese festivals and folklore. Fourth, as a folk religion, it was not as influential as its counterpart in China. Merchants and peasants were not active in this belief. Based on primary tex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of the Guan-di belief in Japan during the Tokugawa period. It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nese culture was domesticated to enrich Japa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Keywords: Guan-di belief, images of Guan Yu, early modern Japan, localization